

昨天大家在一起度過一年一度的中秋節，每個人都很快樂，我看到了也很歡喜；可是真正講到圓滿，是相當不容易得到的。一個人人生到這個世間來是為的什麼？是要做些什麼？是要成就什麼？如果沒想到這些問題，也沒有認真去做，這樣子一生過去了，這不是圓滿。

我自己在年輕的時候，小時候我有很好的記憶力，有很好的悟性。由於家境清寒，我父親不工作我們就沒飯吃，家裡面沒有產業，住的房子不是自己的。所以父親做工，母親不認識字，從小沒有人管我，完全是自由自在的去發展。年輕興趣是多方面的，所以學得很多、很雜，都是學一些皮毛，沒有扎根。雖然有很好的天賦，沒有因緣，一直到遇到佛法，才懂得專精這兩個字的意思。可是人為什麼到世間來？要做些什麼？這個念頭我很早就有了，我記得在十四歲就常常想這個問題，所以接觸佛法之後我非常歡喜。我是從哲學進入到佛法，走專修專弘的道路，我定位在一個目標，一個方向，求學過程當中非常辛苦。我二十六歲開始學佛，那時候我也在工作，待遇很薄，我一個月的收入在當時只有一百五十塊錢。而買一部《大藏經》需要三千塊錢，我必須用三年的時間才能得到一部《大藏經》，然後又用兩年的時間我才得到一部《二十五史》，有一個老先生送我一套《十三經》，生活非常艱苦。我跟李老師學佛，我一天吃一餐，一餐需要當時台幣三塊錢。我不是炫耀自己，不是講修行功夫，沒有能力，吃三餐到哪裡找錢？我一生的性格不求人，餓死我也不會開口問人家討一餐飯吃，我做不到的。

我在台中十年，李老師的會下也很複雜，同修們的人數不比我

們現在少。我在那個環境跟大眾相處，我只有一個目標，我到台中來是跟李老師學教的。我這個目標非常單純，所以無論什麼人用什麼樣態度對我，都不能動搖我堅定的信心。我跟人相處，不管人、不管事、不問錢，對任何人笑臉相迎，什麼事情不問。我來是學教的，我學不成功我絕不離開，學成功之後你要想請我，我也未必會答應，所以我有我做事情的方法、原則。認真努力的修學，當然自己再低姿勢也總會有人看得出來，所以同學當中嫉妒障礙在所難免，我要怎麼樣處置？李老師對我恩德非常厚，他了解我的處境，所以我在台中十年，從來沒有排上我出去講一次經，沒有。辦大專佛學講座，籌劃他找我，聽我的意見，教學的宗旨、課程編排、老師的聘請都徵求我的意見。可是這個大專講座裡我只有旁聽之分，沒有參與，都是老師的愛護。我如果在台中講幾次經，大專講座裡排上我的課程，我在台中不能住了，非得走路不可。所以老師這分厚愛恩德、用心良苦，我清楚，我感激。

學成離開台中之後在台北講經，慧忍法師邀請我的。講了十個月問題來了，障礙現前，那個時候真的是走投無路。慧忍是我的好朋友，這是當初大意，不知道講經給他帶來很大的壓力。他要求我在台中學的十年，必須在三個月當中把他教會，我沒這個能力，只好走路。在這種窘況之下，韓館長是我的聽眾，她知道我的情形，留我講經，要我不要離開台北，請我住到她家裡去，他們一家人都歡迎。我把這個事情詳細報告李老師，李老師同意。所以我住她家裡面一住就是十七年。她給我去找聽眾，給我去找講經的道場，租人家的房子，借人家的辦公室，天天張羅這個事情。我只有一個目標，希望我講台不中斷，能夠有充分的機會練習。講台千錘百鍊，天天不中斷十年才得心應手，左右逢源，不容易得到！以後館長建立台北圖書館，圖書館的同修都知道，我跟韓館長的相處，我只有

一個目的，有機會上台講經，其他的什麼都不管，你喜歡怎麼做，你就怎麼做。所以我沒有問過人事，也沒有問過財務。我常常講，這些都是真的，我是三不管，不管人、不管事、不管錢，我這條路才走通了，相當不容易，在這個時代。圖書館成立之後，因緣很巧，遇到有兩位美國的華僑。他們住在紐約，到台灣來訪問，在圖書館聽了幾天經，聽了很歡喜，想邀請我到美國去，在那個時候我們的環境根本就不可能。最後要求能不能把講經錄相，錄下來之後這個錄相帶寄到美國去，我說這個可以，但是我們沒有這個財力。他們很慷慨，當時送了二萬美金，換成七十萬台幣，所以才買機器，我們的圖書館才成為視聽圖書館。講經的錄相帶就寄給他們，這樣子我們才留的有錄音帶和錄相帶，這是民國六十八年開始。

佛法的流通我們也不管，隨其自然，我們沒有這個力量，大家歡喜自己去流通，我們決定沒有版權，我們也不敢叫人流通，那未免太狂妄了。你講的東西真好嗎？真值得流通嗎？我自己不敢說，你們覺得願意流通你去流通，不必要問我。實際上來說，我所講的東西，沒有我滿意的。早年，許許多多人勸我寫書，我不敢寫，丟人。我們看李老師八十歲之後才有一些東西出版，我也受他們的影響，東西不成熟，貽笑大方。方東美先生在世，好像只有兩、三本小冊子出版，一代大哲學家，做學問那麼小心、那麼謹慎，我們怎麼能狂妄？所以我從來沒有寫過東西。現在這些出版的東西，有許多同修國內的、海外的，他們從錄音帶上寫成文字，有很多印出書我沒有看過。他們也不錯，前面都註明了，本人沒有看過。現在在網路上的文字我看過的，沒有看過的，我跟他們講不可以上網。但是我還沒有看，堆積在這邊的，大概是網路上一半以上。我沒有欲望，名聞利養都沒有興趣，什麼時候有空閒的時候我再來看看。

而現前亂世，全世界災難重重。昨天美國的同修來告訴我，今

年達拉斯的氣候反常，高溫到一百二十多度，連續二十多天，死三十多人，從來沒有過的現象。我告訴他，明年比今年更難過，如果我們真的意識到了，就應當萬緣放下，老實念佛。唯有老實念佛，這四個字著重在老實，老實就是一切都放下了。在日常生活當中，一切隨緣，古人教人「隨緣消舊業，莫更造新殃」，這才是老實。處事待人接物，我常講對人、對事、對物隨緣，大家喜歡怎麼做都好，我沒有意見，你說這個心多平靜。平靜的心生智慧，不平的心生煩惱，何必要叫自己常常生活在煩惱裡面？誰給你煩惱？你要明白沒有人給你煩惱，是你自生煩惱。明明是別人給的，給你你不接受，你不就不生煩惱了，你為什麼要接受？所以還是自己的事情。沒有任何一個人，沒有任何一樁事能害自己，沒有，你拒絕不接受，你心地就清淨自在了。所以一定要記住《金剛經》上所講的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」，你何必要受？

今天我們在此地，也只有一個很單純的目的，希望把《華嚴經》講圓滿，除這樁事情之外，沒有我的事情。彌陀村我不敢奢想，是有這個願望，別人去做，大福德的人去做。我知道我自己沒有福，我可以提供意見，我做不到，我能做得到的還是講經。所以目的非常單純，只要這個經圓圓滿滿講過了，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我都不管，問都不過問。你們跟我說，什麼都好，只要不障礙這樁事情就行，正如同我跟韓館長相處三十年，我們能處得這麼好、這麼融洽，就是我不管事，你喜歡怎麼做，你就怎麼做。如果我對於日常生活瑣碎事情要過問的話，那這三十年就難相處了，我們講經的機會就失掉了。我很清楚，海內外誰會請我講經？誰會有機會叫我去講經？沒有，希有難逢，這個事實我們一定要清楚。

早年我在香港講經，每一年至少去一次，有的時候去兩次。香港有個雷太太護持，她邀請我，雷太太往生之後沒人請了，香港法

緣就斷了。去年香港回歸，我特地去參觀，過去總講過十年經，總有一點感情在。遇到那邊老同修，法師你七年都沒有來了，我說沒這麼長吧！算算果然七年了。我說不是我不來，沒有人找我了，雷太太過世沒人再找我了，我沒有法子來，不是我不來。每一個地區講經的因緣總是有一個護法，這個人沒有了，這就斷掉了。在此地大家曉得李木源護持，如果沒有李居士，這個地方誰請我講經？辦培訓班更不必說了，不可能的；佛法的護持一個人，我們要認識清楚。《華嚴經》錄相的流通，傅居士發心，不容易，沒有一個人發心，帶子是留下來了，誰給你拷貝流通？這不是小部經，分量很大，他給我說他準備用兩百萬來做，把它做成CD，這是希有難逢！台灣現在大家知道，電視台裡面每天有三、四個小時在播放這些錄相帶，誰做的？張德聲幹的，他發起的。美國現在有六家電視台在播放，楊一華辦的。所以諸位要曉得，得力的護法一個地區往往只有一個人，才能把我們講經的效果擴大，利益一切眾生，讓大家能夠有機會聞到佛法。我們也代表眾生、也代表佛菩薩感謝這些護法的大德，共同造福社會、造福眾生，這一點可以提供給大家做參考。讓大家了解我們一生生活目標、方向很簡單、很單純，除這樁事情之外什麼都沒有。這是我們出家人的本分，只要把本分做好，本分之外的不要去想它，這就對了。今天時間到了。